善本性

陳德輝主持 文天 圖高

一一：初舞有深心

晚飯後，陳其體同黛安娜趙，尋到了菊京酒店的娛樂大賭場，他告訴她：「我也根本沒進來過，同你一樣。」黛安娜好奇說：「我們又不賭，但看看各種賭博的玩法，也是知識之一。」他們先到了大衆的場所，又看了看樓上沒機會跳，學了還不久呢，不過我注客的場外；總算來觀光了「東方蒙地卡羅」。

「你我要不要試試；番攤枱，搖骰賭點子，我們不妨看看骰寶大長枱。」他們真想學學，黛安娜道：「座位已滿，很多人站在後面下注不是？」他們便也站到許多人一起觀看，很快便明白了「三粒骰」變化無窮。每粒一至六點，每二粒可湊成一張谷牌——天九牌，而賠率之一賠二、一賠三、四……，看所落注的不同。例如「四——五」是紅九點；「三——六」是黑九點，兩個六是天牌，兩個一是地牌。不用十五分鐘，兩人大致已明白了。至於「大小」，一賠一，更不必學了。

他們離開出來，沒有下一次注。陳其體說：「這裡奶多俱樂部可以聽歌、跳舞，供國際遊客娛樂的聽說規矩不小，氣派豪華，倒不可不去坐坐。」曾小姐欣然道：「我在台北學會了交際舞，正經的，但沒機會跳，學了還不久呢，不過我好音樂是眞的。」

很快兩人已來到「仙樂斯」奶多俱樂部，場面很大，樂壇很有規模，但客人稀疏，只上座一小半。他們受到女侍的歡迎，坐了極舒適的半圓形梳發枱子。沒帶舞伴的客人，當然有舞女大班給介紹小姐，這是全世界到處一樣的。他們叫了飲料，這裡是付入場券費用的。陳其體低聲對黛安娜道：

「我只在有正式派對，或過聖誕新年時，才有機會跳舞，並不內行。現在的時間正是賭廳夜場熱鬧的開始，所以這裡暫時人不多。看，歌星出來了！」一陣掌聲，乃是一位棕色皮膚但身材性感的外國小姐。唱流行新洋歌，燈光已經暗了，射出了深玫瑰紅色——「我們跳舞罷？請！」他扣上了西服鈕，按禮貌起身請她——「謝謝，我要你教我呢！」她吃吃地笑，香暗的燈光和歌聲、音樂聲，令他兩個有陶醉之感。——「你跳得很好呢！」她的腰肢給他的感覺是「春天的楊柳」。

「你高大，帶步子眞好。三哥，你對音樂有研究，拍子好極了！」他稱尚未貼緊，但身子的中上段，是非貼近才好踏步的。她身上略有香氣，混着「女兒香」，使他感到「眞美」。

都市寫眞

文·黃郎 畫·家榮

你不把她當朋友

金菲即稱消夜不吃了，無此習慣。他們跳了兩次舊潮舞走了。離開那多家的士高，當頭月好，金菲問林蒼道：

「家中有幾位？」

「父母雙全，姐姐結婚後，夫婦住在新加坡。家中有個小妹妹，在英文中學讀書，父親打政府工。」

「很好，張小姐……」

「不要提張小姐了。」

「你不把她當朋友？」金菲笑了。

「朋友，像男朋友一樣的朋友。」

「上次你怎麼帶她到舞會中來？」

「我不能和一個男朋友跳舞，所以……」

「那我的身份呢？」金菲笑了。

「你是我的女朋友。」

「你算是我的男朋友了。」

「是你的男朋友，並非算是你的男朋友。」他搖頭了。

他們到了停車場上車，金菲把林蒼送到太古城，他落車前吻了她的頰。她回家，母親已睡。翌日上午十一點，她接到母親的電話：

「此刻你忙不忙？」

「不太忙，有什麼事？」

「父親打電報來：他農曆八月十二來香港，住一個月再回南非……」

「不退休？」女兒有些失望了。「退休，陽曆十二月底一定退休。」

「我很高興。」

「你昨夜在何處？」

「在的士高。」

「有新的朋友了。」

「普通朋友。」

「對李耀庭呢！」

「他才是我的男朋友。」

「小李是要回來的，你還年輕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

「你們有無密約？」

「絕無密約，因此他有權在外國和別的女人結婚。」

「這個……」

「你別管我的事，你要知道我還是一個淑女，祇是時代不同。」

「我不管你，拜拜！」

「拜拜！」

一一：痴痴呆呆

李大頭曰：「我本來不信這些嘢，但個女突然變晒，醫生又不知係也，只話有少少糖尿，一切正常，但個人痴痴呆呆，有時又正常，醫生話因爲佢肥，有自卑感，所以造成抑鬱。」

阿七曰：「醫生咁講亦好有道理。」

李大頭曰：「七哥，你識不少江湖人物，有冇可騙邪嘢？」

阿七曰：「騙邪之事，佛家道家茅家都有，但究竟靈驗與否，要睇人而定。」

李大頭曰：「七哥，希望你介紹一個師傅帮下我。」

阿七應承了李大頭，答應找一個有法力之人去睇下李大頭千金莎莎。

第一個諗到盲公華，但此人未必肯，照計盲公華一定識如何騙魔。

第二個考慮無能子道長，此人同自己有交情，應該帮得就帮。

無能子有電話，有法子聯繫，於是載李大頭父女入粉嶺找無能子。

阿七早兩年見過莎莎，莎莎又痴痴呆呆，望了阿七一眼，不出聲。

李大頭雖然大把身家，但最寵之細女，竟然變了介乎正常與不正常之間的人，你話唔心翳就假。

車到粉嶺無能子道觀附近，泊於樹林間空地上。

阿七請李大頭落車傾幾句。

莎莎總從父命，叫了一聲「七哥」。

李大頭曰：「七哥帶你去見一個醫生，佢會醫好你，等你苗條番！」

阿七曰：「然也，莎莎，唔使担心，一定會醫好你喫！」

莎莎又痴痴呆呆，望了阿七一眼，不出聲